

归庄夏趣

□顾依左

1966年夏日的一天，母亲将我从太原送回了老家归庄，寄养在伯父家里。父亲和母亲要到四川参加三线建设，而那里暂时没有学校。

母亲临走的前一晚，我感到很不舍。第二天醒来，伯父和伯母告诉我，母亲已经走了，我突然有些茫然，不知所措。

伯父唤来小哥以强，还有比我大一岁的堂哥以仁，让他们陪着我，并嘱咐他们不能让我有闪失。

孩童的世界里，阴天转瞬即逝，欢乐是永恒的。从太原来到江南水乡，我并没有多少不适。

从此以后，我就跟着小哥以强、堂哥以仁，在归庄这片天地满世界撒欢儿。

1966年的夏天远没有现在这般酷热。我跟着小哥以强、堂哥以仁，到乡间的小河边，看渔民划着小船，在河的两旁隔一段插一张网。等渔民的船走远了，我们就偷偷地拉起河边的插网，将卡在网中的小鱼取下。兴奋、喜悦，甚至有些担忧、惶恐，复杂的情绪充溢在三张满是汗水的红红小脸上。一路下来，收获满满。

回家之后，伯母帮我们把小鱼收拾

干净，用油炸成焦黄状，香极啦！每人分配到数条油炸鱼，小哥和以仁当顿就全部消灭干净。我想着“细水长流”，留了几条以备第二天享用。伯母用竹罩子将鱼罩着放在桌子上。等到第二天早晨，我发现竹罩子被掀翻在地，盘子里的油炸鱼连一根鱼刺都不剩了，只能隐约看见几个猫爪印子，后悔、懊恼一股脑涌上心头……

伯父家位于归庄的一个临水之地，木头搭建的两层楼房，四分之一矗立在河流中，底层有灶屋、吃饭间、储物间等。屋子西侧有一条窄窄的通道，可以下到河边淘米洗菜、浆洗衣物，还可以与来来往往的小船商贩讨价还价，购买他们的果蔬、鱼虾等。楼上一层是好几间卧室。在卧室临水的一面用一根木棍撑起沉沉的木窗，我常常看着往来的船只，或摇着橹，或撑着船，一派繁忙……

午后，小哥、以仁，还有堂姐以娴等，纷纷跳进河里，游泳、戏水、打闹，好不快活！这可急坏了在岸上的我。伯父架不住我的央求，让小哥他们卸下一扇木窗放到河里。我趴在木窗上，由哥哥姐姐们护着在河里游泳，虽有些胆怯，却开心至极！

有一天，以仁神秘地对我说，沙溪洪泾大队的顾阿桃成为全国“学毛著标兵”了，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洪泾大队？我懵懵懂懂的，只要是去玩儿，就点头，于是跟着以仁从归庄走到沙溪洪泾大队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来到洪泾大队顾阿桃的家，看见四面墙上贴满了毛主席语录。听人说，顾阿桃虽然不识字，却能够背诵几十段毛主席语录。我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。

那年夏天的日头虽不像现在这股火辣，但在没有任何遮挡的环境中徒步来回，穿着“二股筋”背心的我们，回到家脱了背心，“二股筋”背心就像印在身上一样了。

两个少年疲惫不堪地回到家，倒头就睡。第二天早晨小哥唤我们起床，看到床上一大滩尿渍。我和以仁睡眼惺忪，揉着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突然互相指着对方说：“是你尿床啦！”过了几十年，每次谈起这段“没有结果的公案”往事，我们仍然大笑不已。

大姑姑一家住在一条石子路旁边的一处平房里，外面有一个院子。那个夏天，我经常到了下午就一蹦一跳地跑到大姑姑家，还没有进门，就姑父、姑

姑、梦梅姐姐、梦麟……一路喊进门。大姑姑总是好像在等着我似的，慈祥地笑着说：“依左，来吃番芋汤。”大姑姑熬的番芋汤，感觉是用蜂糖熬出来的，甜透了心！

一日，表弟梦麟要到乡下奶妈家去，我想也没想就跟他跑到乡下去了。疯玩儿了大半天，吃过午饭，才心满意足地回来。家里只有伯母在，她吃惊地问我到哪里去了？又赶紧到外面找伯父回来。我知道自己闯祸了，已经能够感觉到伯父的愠怒，但是伯父没有责怪我，只是说，今后到哪里去，要知会一声。小哥、以娴姐姐，以仁，还有以琴妹妹陆陆续续回来了，他们四散出去找我，连午饭都没有吃。以仁后来和我说，他们都受到了责骂，差点儿挨打。

那年夏天，以枫大哥、梦蛟表哥插队到乡下务农去了，我和以仁还到他们那里蹭了一顿午饭。以娴姐姐、小毛豆姐姐穿着军绿色的服装，戴着军绿色的帽子，在排练“忠字舞”，我们看得是有滋有味……
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那年夏天的往事依旧历历在目，记忆如此清晰、温馨，令人回味无穷，仿佛就在昨天一般。

老灶头

□徐尔

前年，朋友约我去邻市的农家乐玩。一到农家乐，门口摆放着的那些老物件夺人眼球，石磨、石槽、竹匾、斗笠……厨房里烹饪用的是木柴和老灶头，以营造当年农家生活的氛围。

那年代，农村普遍使用老灶头。老灶头有三个或两个灶眼，通常称三眼灶或两眼灶。当年插队时，政府为我们每户知青砌了一副两眼灶。初入社会，这土灶成了我烟火人生中不可离弃的伙伴。

两眼灶为一大一小两只铁镬子，大的煮饭，小的炒菜。砌在灶面内侧的是一只状如头盔的汤罐，两只镬子间还有一只小铁镬，称发镬，它们都用来盛水。那年代，农民家里一般没热水瓶，要用热水，全仗汤罐与发镬利用烧火时的余热把水催热。有的家里人多，热水不够用，便用瓦罐装了水，放在烧过后的灶膛里，让热灰把水焐热。说到汤罐，有一句与此有关的太仓老闲话：汤罐里笃鸭——独出张嘴，意思是只会夸夸其谈而不会干实事。汤罐上面有个灶壁，用板把它上下一分为二，下面放些瓶瓶罐罐，上面是灶王爷的“办公室”，年终岁末，家家会贴上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像，他便是传说中的灶王爷。镬子烧了一段时间后会产生厚厚的镬锈，这就要用菜刀把镬锈刮掉，农妇都勤快，隔三岔五地刮，这样可以省些燃料。

灶壁及周围画上的花草虫鸟，俗称灶花。我的朋友俞文元先生是画灶花能手，还会制作即将失传的灶花颜料。他告诉我，颜料就地取材，用锅底铲下的镬锈磨细，再用细网筛滤去杂质，把黑色粉末与黄酒按比例拌和，将其倒入石臼中，用硬质木棍反复捣打两三个小时，打成糊状后，加开水调色遂成灶花颜料。这自制颜料色彩经久不褪且有股酒香味，如今，知道如何自制灶花颜料这个民间绝活的人不多，能制作者更是凤毛麟角。

老灶头用稻柴、麦柴或豆箕作燃料，点燃后在灶膛里掏一下，让空气流

通，红通通的火直往上冒。由于火力大，受热均匀，老灶头炒的青菜碧绿鲜嫩，烧出的饭特别香糯，而且，锅底还留有一大张金黄香脆，吃起来有咯噎咯噎声的锅巴。用锅巴泡粥好吃又耐饥，队里的年轻人常常手持一块锅巴上工，把它当作休闲食品，边走边吃。

饭烧好了，就在灶膛里放几只山芋，过一段时间，山芋慢慢煨熟了，拿出时黑不溜秋十分难看，可剥去外面煨焦的皮，嘿！热气腾腾的熟山芋，金灿灿软乎乎一副可爱模样。尝一口，美味极了！

不管什么柴草，一旦在老灶头里烧成灰，都变成了宝贵的肥料。稻草灰是优质有机肥，农人用它填圈或直接撒到秧田里。秧田做好便开始落谷，这时贪吃的麻雀飞来了，农民自有老祖宗传下的应付办法，在秧田上面撒一层灰，这下，精明的麻雀也傻眼了。而撒了灰的秧田不但长得好，且容易拔。千百年来，水乡农民就是用这种原始的环境保护方法，物尽其用，村头、田间、河里从没有废弃之物。

每到过年，灶头上便忙活了起来，乡亲们开始蒸糕、炒发禄。炒发禄是句好口彩，其实就是炒些过年时候吃的花生、蚕豆之类的小食品。天寒地冻，烧火便也成了大家争抢的俏活，熊熊的火把浑身上下烘得热乎乎的。

如今，农民住上了楼房，楼房旁的小屋里，不少人家仍然砌着一副老灶头。这是老灶头的“2.0版”，灶花没有了，凡能贴的地方都贴上了洁白的瓷砖。老农告诉我，他们用惯了老灶头，老灶头火力旺，烧出的菜好吃，过年乡下要蒸糕，非得用老灶头不可。

“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罩大地。”今日的娄东农村，不见了荷锄的农夫，不见了晚归的老牛，但依然有袅袅炊烟在房前屋后缠绕，在绿树梢飘散，总算保留着一份农家的旧时模样。柔风轻拂，夕阳西沉，炊烟如同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，画在广远的蓝天白云间，也在人们的心头久久萦绕。

那个不眠的夏夜

□潘志冲

今年连续的酷暑高温，让我想起了6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用宋代诗人戴复古诗中的“田水沸如汤，背汗湿如泼”来形容最为贴切了。1962年的八月初也是这样炎热，烈日持续五十多天炙烤着大地，树上的知了嘶哑地发出“热死了，热死了”的哀鸣。

老农说，大伏天棉花结的棉桃为最佳。可眼下旱情严重，棉叶已开始卷萎，蚜虫把卷起的棉叶当作温床孵化繁衍，棉花丰收已经不可能了。在棉田干得直冒烟的节骨眼上，广播里传来了公社抗旱指挥部发出“全民动员，抗击旱灾”的动员令，各生产队在队长的指挥下，一场“人定胜天、灌水保棉”的战斗拉开序幕……

那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四周闷热无风，我和队里的七个青年早已围聚在两架临时踏水车旁。队长命令，必须在深夜时分才可取水灌田，提前的话，棉花叶会脱落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。半夜

11点整，我和堂兄首先登上踏水车，车斗的水由下而上徐徐通过临时水渠涌入一大片久旱的棉田。我和堂兄用力地蹬着水车，用斗板传送上来的水浪花好似一团白雾急射而去，才十多分钟，在踏水车上的人已经大汗淋漓。待在车旁的小龚对大家说：“我出两道字谜给大家助助兴怎么样？”一旁的小王说：“好呀，你先出题，我们猜。”小龚刚把“草木之中一个人”的谜面说出口，我的堂哥立即说：“是茶叶的‘茶’。”此时，刚上车的小龚说：“让我队的高中生出两道难点的题给大家猜猜。”我擦干了身上的汗水出了第一道题：“有马能行千里，有土能种庄稼，有水能养鱼虾，有人不是你我。”一时刻，只听得斗板与木齿的撞击声，我把大伙难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王在踏水车上高兴地说：“我猜到了，是‘也’字对不对？”堂哥说：“‘也’字加三点水就是池塘的‘池’，加土字旁就是‘地’，加单人旁不是你我，那就是

‘他’呀，猜对了！”大家高兴极了。就这样你出题我来答，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，大家脚板劲更足了，车斗口的水花浇得更远了……说来也怪，正当大家拼尽全力劳动的时候，萤火虫也飞到周围上下腾飞，青蛙田鸡在河边草丛里亮开嗓门为我们助威。听着猜谜声、出水声、蛙叫声组成的“夏夜交响曲”，辛苦两字早已抛在脑后。在旁拿了铁锹负责封沟筑坝的老队长也笑得合不拢嘴。

月亮慢慢西移，负责踏水的青年已轮换了好多次，但水斗前的水浪花仍滚滚飞溅。此时负责通沟封口的老队长在远处大声地说：“水已行到一半了，再过一个小时可以通沟了。”此时正在踏水车上的我，背上、肩膀上都淌着汗水，脚底也有点痛，可能磨出水泡了，可我心里却生起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。通过抗旱，我明白了棉花能纺成纱，织成布，做成衣服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凌晨3点

多，只听队长在棉田的另一端高声说：“水已行到了最北端，再过一会儿可以停车。”这场灌水保棉的战斗胜利结束。

第二天，路过昨晚灌水的棉花田时，只见翠绿色的棉花叶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，昨晚它饱饱地喝足了水，原先将要卷萎的叶片又舒服地伸展开了。棉花根部的泥土是湿润的，几朵浅黄色的小花蕾在枝头出现，干旱的灾情暂时解除了。

谁料，队长在棉田里冒出头来说：“棉花叶子上蚜虫、红蜘蛛病又暴发了，红蜘蛛很难灭掉，必须等晚上花叶上有露水，再用‘六六六’干粉喷雾机喷叶子才有效果。看来你们这些参加抗旱的小青年，今晚要再辛苦一下了。”

当夜，八个青年穿起了长袖衣裤，戴上口罩，背着药粉喷雾机，围聚在棉田的田埂上，一场杀灭病虫害的战斗马上又要打响……



题老伴替我剪趾甲

（外一首）

□唐开生

两眼昏花握甲钳，
剪却光阴几十年。
此生缘分剪弗断，
翁媳相依意更绵。

附注：“却”“阴”平仄互换2拗4救

翁媳夕阳小区行

皎洁玉兰藏绿叶，
蹒跚携手夕阳行。
小区曲径闭环路，
倦鸟归巢百啭声。

注：玉兰——广玉兰

向城市美容师致敬

□唐开生

赤日炎炎似火烧，
气温直线往上飙。
树上知了“热死了”，
路上行人知多少？
美容大师顶凉帽，
挥汗如雨路照扫。
姜城文明能达标，
没有功劳有苦劳！



我的母亲

□顾金达

我的母亲闵士娥，又名闵莲亚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生于璜泾镇前进村一个贫穷的农户家庭。母亲天生丽质，从小乖巧懂事，但家境贫寒，命运坎坷。她幼年丧父，随我外婆到璜泾镇广新村闵家生活。母亲读过几年私塾，学过裁缝，因为天资聪颖，心灵手巧，曾在解放初期任扫盲老师。母亲与父亲自由恋爱，到当时的璜泾乡政府领了大红结婚证书，至今这本结婚证书还保存完好。父母结婚之日，请了军乐队参加结婚典礼，龚金虎乡长到场任证婚人。这新潮的结婚仪式，一时在璜泾地区传为佳话。

父母结婚后，父亲患肺外结核病多年，母亲精心照顾父亲，又辛苦劳动，勤俭持家。父母亲经历了苦难的岁月，把我们三个孩子哺育长大。

父亲不幸因病早逝，但母亲没有被厄运压垮。她笃信佛教，经常烧香拜佛，行善积德，盼望并相信美好生活的到来；她喜爱苏州评弹，常年观看和聆听评弹节目，从评弹故事的人物中汲取人生智慧，直面困难，笑对人生。

如今，母亲已跨入耄耋之年，但她还经常在田间辛勤劳作，劳动使她身体健康、心情愉悦。母亲在住宅前的一分半田地内精耕细作，种植了各种蔬菜和瓜果，如青菜、萝卜、蚕豆、黄豆、茄子、莴笋、红薯、芋头、马铃薯、丝瓜、冬瓜、西瓜、香瓜等。母亲在培育农作物上有一套完备的经验，按照时令节气来劳作：农历正月马铃薯，三月育秧，四月花生，五月红薯，六月黄豆，七月萝卜，八月大蒜，九月蚕豆，十月莴笋等。母亲还会制作酱油、酱瓜、腐乳、腌菜、醋大蒜等，我们都十分喜爱老人家制作的榨菜、酱瓜和腐乳等食品。母亲利用芦苇的穗自制扫帚，还每年种植“老时禾”用来扎扫场地用的硬瓦扫帚。

母亲年轻时就学会了治腰腿疼痛的方法。她会用银针扎病人的腿肘弯和脚底处帮助病人排除淤血，消除顽疾和病痛。母亲医治和缓解了不少人的病痛。

母亲一生勤劳，乐于助人，她相信“行善积德，终有好报”的因果关系。

母亲现已年迈，但仍然身体硬朗、思维活跃。母亲抚养我们长大，我们陪伴母亲变老。愿她老人家长命百岁，健康快乐。